

憶成金門（三）

劉本欽

接待工作輕鬆一面

總統蔣公，關懷前線軍民，每年必定蒞金巡視一次；蔣院長經國先生（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後任國防部長）更是金門軍民最常見和最尊敬的長官，他經常深入前線礮堡陣地，在鄉野農村，與軍民共話家常，嘘寒問暖，並即時解決各項緊急問題，使軍民感德無涯，樂與親近。

其他中外各國政要、專家、學者、軍事家、政論家、國會議員，新聞傳播及影劇人員等絡繹不絕的來到金門，身份各殊，但在金門所獲良好的印象，則幾乎完全相同。接待工作，雖很辛苦，但也有輕鬆的一面，和突如其來的緊張刺激，這裏特憶述幾件輕鬆有趣的故事：

商展小姐中國小姐勞軍

中國小姐選拔，開始於商展選后，其中有「瑪莉小姐」「司麥脫小姐」「吉士小姐」和「金門小姐」等，時在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抵金，在展開環島參觀勞軍的活動中，掀起了一陣高潮，因為這是破題兒第一遭的商展美人，一大羣巾幗隊伍竟有此胆量浩浩蕩蕩的來到烽火前線

勞軍，其情可敬，其景足觀，（圖照已刊本誌上期八月號）對前線士氣的激揚，有着無比大的力量。其後於五十年五月廿一日來金勞軍的第二屆中國小姐：馬維君、汪麗玲、李秀英三位嘉麗，是經過全面性的逐級選拔而當選的，她們雖僅有一、二、三名來金，但其轟動的情況並不亞於前次商姐勞軍的場面，她們三人中有人批評馬維君小姐為「事業型」，汪麗玲小姐為「貴婦型」，李秀英小姐為「商婦型」，現在看來，除李小姐稍有出入外，其餘都很適合，可見多數人的觀察，大體不差了。

張家班小型勞軍

前線勞軍，方式很多，通常却以康樂為主。康樂團隊，如要達到普遍勞軍的目的，則又以「小型精幹」的最受歡迎。大型的如國劇、話劇、各種地方性的舞台劇，則僅適合於高級司令部而有掩蔽的大型集合場所，露天曠場，夏天則烈日當空，冬天則風寒陰冷，均不易獲得良好效果。而且前線礮堡林立，戰士分別守護各礮堡陣地，也無法多數集中在一起來享受康樂慰勞。如果改以小型的雜技，輕音樂，歌唱等精彩的節目，深入

入到每一重要的礮堡陣地，不受地形和時間的限制，不影響戰士的防衛任務，這樣效果既佳，又可達到普遍勞軍的目的。民國四十八年四月，有從美國回國的華僑張家班，夫婦兩人帶着他們四位美麗活潑的女兒，有雜技，有歌唱，有短劇，動作乾淨利落，內容生動有趣，道具簡單，佈置便捷，時間所費不多，却能極盡耳目之娛，尤其張家的二小姐，美麗可人，一齣「媽媽要我嫁」，配合台下的唱和，非常有趣。在金前後三週多，幾乎走遍了每一個角落，不論軍民，同聲叫好，載譽而歸，算是最經濟而最成功的一次康樂勞軍了。

記者訪問團的緊張場面

大概是四十九年的春天一批中外記者訪問團，一行約四十餘人來金，經安排在大武谷的招待所內，他們中午抵達，下午活動半天，自然已很疲勞，晚上單日，雖有敵人的間歇砲聲，但他們有的是來金多次的常客，經他們的自我解說，一羣記者先生，也就各自安心的就寢入睡了。誰知到次日黎明前，正是黑暗時，忽然從四面八方傳來連珠的砲聲，背後的太武山上，各種火砲槍彈

，密如蛛網的射向天空，落沒匪岸，槍砲聲如雷鳴、如爆竹、如糞稀飯；彈光如流星劃空，數千百條光道，蔚成奇觀。煞時這批記者先生，猛地從噩夢中驚醒，一方面是驚惶失措，一方面是要



民國五十年四月金門防衛副司令官余中將（左二）與本文作者（左）接待外賓參觀時留影。

搶新聞，搶鏡頭。於是在各人宿舍中，有的找電筒，有的抓眼鏡，有的背照相機，有的取無線電。着裝不及，更是佳趣橫生：張先生拎着李先生的夾克，王先生穿着劉先生的鞋子；有的赤腳大

仙，有木屐拖板，有的穿着睡衣，有的穿着拖鞋，各人拚命的往外跑，但外面漆黑一團，往那裏去搶自己所需要的資料呢？這時我也聞聲驚醒，馬上與作戰部門電話聯絡，才知道是高度機密的作戰演習，爲要使記者們佩服軍事作戰的高度保密工夫，故連我這接待組主任也不通知，免被記者事前探悉，減輕突襲作戰的神祕性，順便也讓記者先生們緊張驚奇一下，使他們深切體念到前線隨時有突如其來的戰鬥，平時要「經營戰場，培養戰力」，隨時要「準備作戰，奮起戰鬥」。記者先生們正在忙成一團的時候，幸我距他們的住處，僅一隧道之隔，急忙驅車前往，找到了我們的劉老大毅夫先生，他是在金門的老朋友、本家老大哥，和王介生（攝影記者，澎湖即熟識的老友不幸於四年前病逝）黃仰山（我曾陪他訪問大、二担，很風趣的朋友）等急忙說明了內情，然後由他們高聲大叫，招呼大家沉靜下來，各回宿舍就寢，劉老大等真有一套，他們的談吐風趣，人緣極佳，大家聽他們的招呼說明，也就安心下來，這時天已微明，彼此相視一笑，雖然責怪我們沒有事前通知他們，但他們也能體諒戰地保密的特性，不便深

怪我們了。以後同台與老記者們談及這件事，都不禁莞爾而笑，噴飯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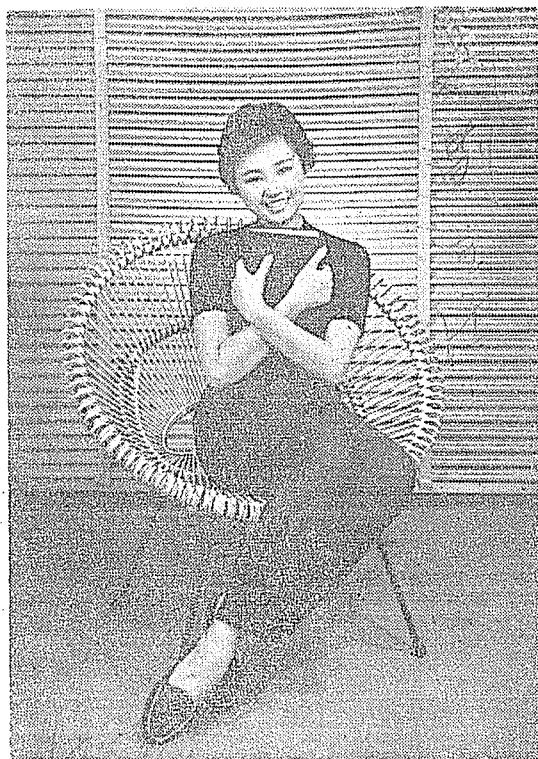
美國記者夜探馬山的驚險鏡頭

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十七日，來了一位美籍的攝影記者，他對金門砲戰的消息，至感興趣，爲要了解匪軍砲擊的真實情況，特別要求我們，准許他到金門最前哨的礮堡陣地——馬山去夜宿一宵，他要親自體驗匪砲是如何開始射擊，彈道如何？彈着怎樣？他要在夜間去捕捉上述有關的精彩鏡頭，時間已經是下午六時了，這時匪我雙方正展開強烈的心戰廣播與喊話，匪聲稱：「決定砲擊金門」在這情況之下，我們本不願這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國記者先生，夜宿馬山去冒險林彈雨的危險。但經他一再要求，堅請前往，並立下保證書：如有任何危險，由其本人負責，決不與我們有關。經往返請示研究，最後祇好讓他如願以償，另派一位聯絡官陪同前往，到了馬山，守衛部隊特別爲他在最突出的一個礮堡陣地內，安排了一個舖位，由我方聯絡官陪同他休息睡眠。但這位美國記者先生，興緻勃勃，根本不想睡覺，一直守候在那礮堡中，希望他的奇蹟能夠出現。果然九時一到，匪岸各種大小火砲，即猛烈向我射擊。這位美國記者，抓着照相機，就要向礮堡外面跑，經我方人員竭力勸阻，並告以射擊較稀疏時再行出去，以減少危險。廿分鐘後，匪砲漸疏，美國記者再也不聽我們的勸阻了，逕自跑出礮堡，手持相機，伏臥在一條土埂的側面，下面積水盈尺，剛好蹲下去時，匪砲又繼續猛射了，突然一顆砲彈，呼嘯而來，落在美國記者蹲

處約兩百公尺的斜坡下，幸虧土壤的掩護，破片沒有直接傷着他，但那一股震撼的力量，是可想見的。這位記者也受到相當的驚恐，不顧一切的往水溝裏跳，全身泡在水中，僅露出一個頭出來，照相機隨手一拋，也不知道扔到那裏去了，直至午夜零時五十分，砲擊停止，大家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到，但相機無着，只好先行用車把他送回招待所沐浴更衣，次晨部隊再把他的相機找到送來，再送他上飛機回台。這晚他雖沒有達成他的理想，但他這種冒險犯難的大無畏精神，是值得佩服的。

鐵路文工隊勞軍的績效

四十八年十二月三日，鐵路文化工作隊，隨着台灣各界春節勞軍團來金勞軍，除致贈慰問金和慰勞品外，特以康樂勞軍為主，這一康樂團隊的節目，相當精彩，也有幾位為大家所熟知的風頭人物：一是前台北市議員張士英女士，擔任該隊的顧問，她原是學音樂的，對聲樂的造詣頗深，她每次都親身示範領導着隊員們高歌一曲「我們要出征」，對激勵士氣，發生很大的作用。一位是李偉女士，當時她們既年輕，又漂亮。李女士一口標準的「北平京片子」，唱一齣「媽媽要我嫁」，和張家班的二小姐，有「異人同工」之妙，現在她已是台視的名演員、演技甚佳。另外



民國五十年初在金門前線勞軍的影星馬之泰小姐。

是一位男士唱的一齣「山東漫波」，滑稽突梯，非常有趣，不禁使人捧腹大笑。由於該隊演出的成功，雖經兩星期的演出，仍然有不少單位要求續演，於是他們又延長十天，在將近一個月的演出中，充分達到普遍勞軍的效果。這是值得讚揚的。

接送偶遇尷尬場面

送往迎來，是我們接待組的經常工作，平時按照作業程序，按部就班的做去，自會有條不紊，客人盡歡而去，這是作主人感到滿意的地方。但突然

於五十年的初夏時間，那天已獲通知準備接待的客人，已有七批約計二百餘人，接待組的工作人員，一早就眯着惺忪的睡眠，還有一二位同志，根本通宵作業還沒有睡覺，也都趕到有關單位，準備交通車輛，安排食宿，通知受訪單位，採用何種參觀程序，那些人要如何接待，那些人要如何簡報或說明，軍事保密（包括採訪與攝影等）到何種程度，然後過赴機場，等候一架一架的飛機落地，客人下機，分別介紹分批接待人員與陪同長官，逐一引導登車，迅速離開機場，飛機也馬上轉到安全位置或飛赴他處，遂行另一任務。這七批人員的接待，原已有充分的準備，都逐一的離開了，突然空中飛報傳來，還有另外一架飛機來到，轉眼間機聲嗡嗡，已臨機場上空，降落後，機門啓處，一位中國人，手持小旗一面，展開一看，原來是金門旅非僑胞回金參觀團，一行廿餘人，等着有關人員前往接待，幸虧這時我因照料最後一批人員上車，正準備離去時，機場指揮官，快步跑來向我報告上情，我的天，真是「神兵天降」，這突如其來的本土貴賓，一行這麼多人，臨時從那裏去調派車輛！又如何安排參觀與食宿？但我是接待組主任，事到臨頭，也不容我請示與猶豫，幸虧我事前曾經考慮到萬一有臨時緊急情況如何應付的問題，曾經與運輸單位的主管同志有一個協議，控制得有少數緊急動用的預備車輛，勉強可以對付這一臨時情況，遂馬上電話運輸部門，照事前的協議，緊急辦理，十分鐘後，車輛適時趕到。一面招呼貴賓在機場接待室，稍作休息盥洗用茶後，再行登車；一

面飭接待組值勤同志，馬上採用「×種參觀程序」通知有關單位，按照「S、O、P」辦理，不過這一組的陪同長官和引導人員，已無法調派，祇好由我一人担任，中午正好趕回司令部向司令官獻旗致敬，報告經過，因來賓甚多，祇好分數處招待午餐，我又碰巧分派在××谷的招待所接待人數最多的三批客人，喝了不少金門高粱，直到下午繼續參觀，把客人一批一批的送走後，我回到宿舍，才感覺到醉了（也是累了），倒在床上，一覺睡到第二天清晨。又開始接踵而來的接待工作。這是我遭遇到「接」一方面的尷尬場面。

其次是送客的時候，臨時天公不作美，一霎時烏雲密布，或是一條濃霧，橫亘而來，飛機無法起飛，或是從另一處調來接客的飛機，臨空無法下降，這樣的情況，祇有耐心的等待，往往等候一至二小時不等，有的勉強可以成行，有的祇好在金住宿一霄，明天再走。但明天，可能後天以至六、七天內每次都是如此。×總長夫人就在這種情況下在金多留了一個禮拜，每次來接專機臨空，機聲清晰可聞，就是下不來，下面的人，一次二次的乾着急。其他的客人，也曾碰到過這種情況。這又是我所遭遇到「送」一方面的尷尬場面。

三等客人和招待秘訣

金門盛產高粱，大補名酒，享譽中外，各界來賓，蒞臨金門參觀訪問，或是慰勞致敬，金防部和戰地政委會，自不能不略盡地主之誼，熱烈招待，雖無上等佳餚，却有出名美酒，飲君子固可開懷暢飲，不善飲者，亦慕名淺嘗，興盡而返

，固皆樂道。但有些不明此酒的外國朋友，或是一時興起而與幾位同好賭酒時，一聲「Button B」，或者「乾杯」，英雄豪氣干雲，美酒不斷下肚，等到席終或未終時，這些客人，便因各自酒量不同，而有不同的表現：一種是席終人散，猶能清醒自持，與主人握手道謝，穩重端莊的走出餐廳，登車離去，這是第一等客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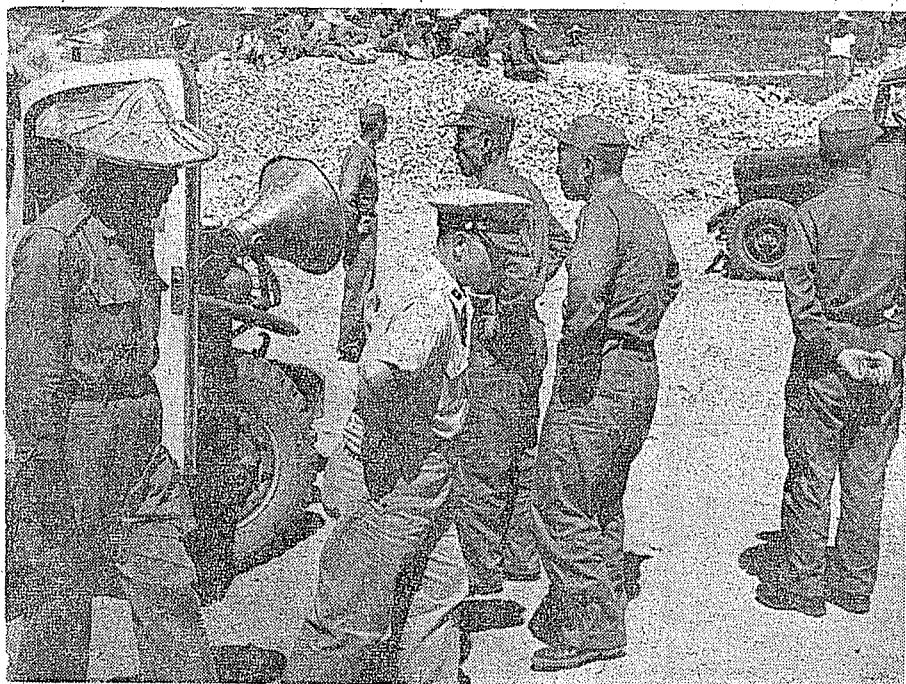
一種是席終人散，却已酒力不支，勉強站起來，歪歪倒倒的，步履蹣跚，好不容易的由人扶出餐室，這是第二等客人。

一種是席未終而客人垂頭喪氣，身體不自主的往桌子下面縮下去，頓時顯出酩酊大醉，人事不知。這時主人祇好命人把客人抬出去，送到招待所去休息。這是第三等客人。

有以上三種情況，所以經常訪問金門的記者先生，或是數度重遊的人，大家都知道這三種客人的笑話，酒席筵前，如果有人提到「希望不要作第三等客人啊！」大家必會提高警覺，報以會心的一笑。

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，便是凡曾接受過金門餐會招待的人，都會眾口一聲的稱讚金門的酒好

菜更好，真所謂「美酒佳肴」，口角留香。其實金門司令官的待客，並非如觀光飯店的豪華大菜，祇是幾樣簡單的「復興菜」，不過對烹調技術，



民國五十年六月本文作者（中）視察工地並慰問兵工同志時留影。

比較考究而已。大家知道，司令官劉壽公（劉安祺將軍號壽如同仁尊稱劉壽公）有一位名廚，人稱「苟廚司」，現在聽說已是台北市中山北路「天府餐廳」的老闆，他在金門作出來待客的菜，真可說是簡單精緻，別具風格。尤其最後盛出來的「珍珠飯」（Pearl Rice），更是膾炙人口，遐邇稱道。其實苟廚司之所以出名，還是由於劉壽公的訓練有方，每次外賓來訪前，如需用司令官接待時，必事前將苟廚司叫來，對有關事項，詳加指示，人謂劉壽公不但是大軍作戰的優異指揮官，勤政愛民的英明領導者（兼金門戰地政務委

員會主任委員）；而且是調和鼎鼐的高明指導人。不但如此，壽公對於招待客人，還有一套高明的哲學——祕訣，他曾說：客人遠道來訪，是在對戰地的戰備、建設、民心、士氣，以及地理形勢與戰略價值的了解與瞭解，以增強其對我反攻復國的信心，對我膳食的招待，固不重視。但我們也不能讓他們說我戰地膳食粗劣，使人吃不飽，喝不好。同時我們又不能過份鋪張與豪華，必須維持我革命軍人的傳統美德：簡單、樸實、精緻、雅潔。因此我們除了在烹調技術上必須講究外，更要了解生理與心理的因素：金門出產名酒

，在客人的心理上，都有既到此地，總須一嚐的慾求；而在生理上却要等他們需要正股的時候，適時用膳，在好酒好菜，用到正高興時，忽然終席，使他們意有未盡，更覺有再度享用的念頭。所以客人來金，先請他們到各處參觀活動，上車下車，入洞出洞，上坡下坡，看這看那，到了中午，已覺身體疲乏，饑腸轆轆，我們再把用膳時間，稍延晚一點，菜飯不必多，用到適可而止，這樣，我們招待的效果，必然事半功倍，予人良好的印象。以後事實的證明，劉壽公的主張，確實不錯，於是劉壽公謙客的哲學傳為佳話。

同光風雲錄重印後記

邵 健 行

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淪陷，政府播遷來臺，寄居昆明之中央民意代表百餘人，因雲南主席盧漢突然叛變，致陷魔窟，先君鏡人公，乃遭劫運！但也是最先逃出竹幕的幸運者。先君之所以能逃離虎口，免遭共匪屠戮，固賴八年抗戰敵後工作經驗，然其認清敵我，不妥協、不投降、堅貞不貳的決心，更是「死中求生」之內在指引。

先君於三十九年，領得英國駐滇領事館商人身份證，變姓名，拋棄母親弟妹等，微服潛行，備歷險阻，終獲脫險，止於緬甸之臘戍州。復得

政府之接濟後，經由緬泰等國，輾轉抵香港。時我也由上海喬裝工人逃抵香港，慶幸父子劫後重聚，亦慰老懷。因而作長久打算，就在鑽石山下，租磚造矮房一大間，購置炊具共度克難生活。

回憶這一段生活，物質上雖然艱苦，但父子對榻而眠，相依為命，閒話家常；早登山，晚聽泉，一步一趨，未嘗一時相離，精神上豈不樂乎！先君日以閱報、吟詩為消遣，我以灑掃、炊爨、洗濯為要務。我雖然是二十五六歲的人，父親還是把我看成小孩子，指導我讀書，要求寫簡記

，從不放鬆。父親對我直接教誨，也是從這時纔開始，因為我從五歲起就很少和父親生活在一起了。

先君生平酷愛古董字畫，逃出匪區時，還用包裹包了幾幅八大山人的作品，揣在身上，喬裝字畫商人呢！所以，每當領到稿費，興趣來時，帶我渡海，參觀畫展，逛舊書店，看到上品書畫，必招我面授作者傳略，加其評語，入神欣賞，不忍離去，想買無錢，只有望畫而興嘆了。每臨舊書店，必選購一二冊，交我攜歸。並且說：「